

6244
:76

去邪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四
之一百七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四

去邪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姦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諸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暭微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命擯斥。及為場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國亦早有定分。楊素獻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殞庶竟。禍及其身。社稷

善之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常用絕讒。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文云。猛獸處山。羣羣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善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願陛下深慎之。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請罪。奏引見。遂任心彈射。肆其欺罔。命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心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真。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詎房

云。勸君不逞張亮。無所肅厲。後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與防讒。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言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矯。空使臣下離心。以其齟齬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淺。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知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奸而自由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微絹五百匹。其萬紀奸狀漸露。仁發之解出。萬紀取違刑司馬。朝廷咸相慶賀焉。

太宗時。澤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道遂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它物。祇應為負。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諫曰。相壽狼狽遠近。所起。今以數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謫。未知何事。

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
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
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命爾重任。侍臣云。爾若任。必使
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非。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
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時傅奕為大史令。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元即蘇。上異之。
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愈。行。上命
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頃。史僧復僵仆。遂不復蘇。

高宗顯慶元年。王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奉天理四時。淳
于迫其。卒。正義。猛死。無敢白其奸。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即
吏。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許於母。
母曰。晉王毋伏。劾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依。義方即上言。

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益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
夫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寇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
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豈區區落罪無
逃罰。况輦轂下奸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
移。佞臣。復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
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倖。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
萊州司戶參軍。

調露元年。上幸東都。司農卿常玄機作上陽宮。制度宏壯。侍御史狄
仁傑劾奏。玄機導上為奢。奏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
廷畏之。仁傑奏其奸。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
欲曲救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式。本立意。得。還。自。美。朝
廷肅然。

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倚勢貪虐。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諸武共
盡其事。繁獄有司。屢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上言曰。後臣國
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後臣結聚不逞。誣善良善。賊贖
知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太后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取其肉。
聖曆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奕舍利。太后許之。仁傑
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
把致萬衆。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大觀元年。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每內殿曲宴。輒引易之。昌宗飲博朝
慶。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太后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
入供奉。醜慢無匹。臣職諫爭。不敢不奏。太后勞之。
右時。魏元忠為洛中長史。張易之暴。奴亂都市。元忠建親之。及為

相。嘗面奏。臣承乏。寧獨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
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諸元忠嘗言。太后年老。不若換太子為人
長。太后怒。元忠謀反。下元忠獄。竟坐貶。元忠高要尉。元忠入拜。上言
曰。臣老向嶺南。千死一生。但陛下必思臣言。因指易之。昌宗曰。此二
小兒。終為亂階。

時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
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婦。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嗣
天命。皇神降怒。自擯其咎。推原厥愆。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覓。未
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焚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
據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
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在履履
亡。請付三司考治。

侍來倭臣侯思止舞文法。魏蘇陷大臣。人皆懼懼。李昭惠每奏其誣
同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推阻。徽昭惠頗怙權。為衆指目。魯王
府功曹參軍丘情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志也。魏諸侯以
強國功也。然出入自身。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焉。張德一言。而
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機
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朕念細政。擢參昭
德。秉撻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強懷。聲旨下民。芻狗同列。劉蕡度賞
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挫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
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
成後利。不豫咨謀。而盡可已行。方興駸異。是陽靈擅命。以示於人。婦
黃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議。皆承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
身。鼻息所衝。三輔雲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貲。得以託人。尚憂失授。

况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
願陛下察臣之言。

時李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李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
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
下大言曰。環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環奏。邕出。或讓
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
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
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
二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桑鳩氏
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
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
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中宗復位時。侍中桓彥範上書。誡帝曰。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溥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親幸其居。上下汙慢。若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又國家者。絲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辱昏狂。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佐普思。侍御史范欽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榮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朕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

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詔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景龍元年。僧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常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奏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厚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慧範放于家。

四年。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典朝政。紹京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起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中宗時。崔日用與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睿宗即位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

中書侍郎王珣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等議皆因公立得進。日夜為謀不釋。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瑋洩其謀。上流血求於封州。

玄宗開元元年。詔周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後利貞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美斷。珍山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趙僕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綬。委以藩維。是紕奸不必行也。跡入逐寢。

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焉。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封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丈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爭曰。失律者師。不可不誅。且其親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城。右勳枉害忠良。竟赦之。

德宗時。起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車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諫。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寘以法。才示敗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同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顧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殺。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違。是朕之過。朕已再赦。君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違。彼固所餘。故若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

問外廷。并教中人聽於民。君德兆異。臣之言。臣請前免。諫官之力。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知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薦李異。帝浸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曰。臣聞君子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克。嘉穀之有蟲。巢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克子野之耳。則雷霆地鼉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未易長食。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若豈將有意離而沮之。

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疊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足括克。欽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詭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褒欽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灾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耻。以褒欽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善克欽怨為匪躬。以靖靖服說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克代之共。魯邦之少。即伏惟陛下

協放勳文思之惠。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履非
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臺。日長月
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
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
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
言。閱實其事。倘足歸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
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啻
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定喪亡特
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
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
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和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
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苟獲既足。是虛言。無以應命。供

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
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真。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
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祖連羣。遮詐盈路。持綱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數
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缺德於人。欺天陷君。遠
迹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從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政職。
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劫覆。
互相關鑿。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每申聞。其覓在之數。則每月
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令。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
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詭。公肆誣欺。遂奏云。左
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審上之中。收得銀十三
萬兩。其死版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

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常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是驗奸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之宜得罪。陛下既不詳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奸欺頗甚。而廷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真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蓄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廷齡險猾售奸。詭請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

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中物。暴法以剝歛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廷齡既恬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每云察獲奸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肅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廷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昭請侮於方岳。實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曰君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廷齡謂能蔽惑。不復惧思。奸威既沮於四

方。檢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見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准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便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既彰恣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播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寃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其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夏夷榛藪。窮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絕畢。地猶復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忘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藍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

不得缺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乏。希顏懼其推互。遂令草狀自陳。狀云。知言略無疑畏。陛下鑒其所奏。謂軍吏不誠。遂遣中書。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息滌靡替。其為盡竭。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三。內掖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係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夫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峻遠。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命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耻。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缺會朝之禮。徇其鄙劣。大德省署之儀。徒即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蓋室

飲官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等四方申請。以遺貨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搆。延齡或最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恣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情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群。里中喧闐。常若閭閻。衡卷列屠。沽之肆。邑居或逆旅之津。誰次慢官。虐人斲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菑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下。無懸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屬而奸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况其斷以素所僻戾之管。而加之狂躁。滿盈。既情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豈可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奸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

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感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不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慕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喜。則攻讎之禍流於下。聖主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未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尔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尔惡。相尔矛矣。又曰。既之陰謀。反予來赫。又曰。罔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詐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

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殺暴。侵刻軍鎮。墮跌糧資。將帥每使申論。延勞率百數。或指証隱盜。或誘許陰私。或數其出處。或憶其心志。邪情詞皆醜。媒事悉加誦。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現於麾下。憤耻於朝廷。淮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衰聲。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缺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克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之。府峨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駟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

無科配之擾。延齡司運。迄初。不務遠圖。廢其舊備。減其車馬。高耗。略無才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刑自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頌基。費損尤多。吏因生奸。人不堪命。所賦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取實伺運。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官內及諸司使。舊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悉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賣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奸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刺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庶輟莩。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駭。徵催終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照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奢墜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体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

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壽有詐偽亂邦之罪。而重之以耗。敦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壽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諛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爾奸欺。以其大言不羈。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與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若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

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遠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除彼既行。昏德祗熾。故商書云。崇信讎。罔大雅云。流言以對。寇穰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遠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奸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式。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庶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陸

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之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處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誦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不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充實。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

尚何賴於財賂哉。太宗七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屢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剽。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應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推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後。衆人怨咨。白晝犯關。都邑毗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此也。于時內帑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餽貪卒。此時陛下照觀之矣。而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涿。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然而遣之。又嘗官壺之中。服用有缺。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剽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

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燭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殲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寶。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餘之不能味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搖免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姦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藏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服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寶。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備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歲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歲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

歲於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撥行諸侯之棄德。處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欲恣不足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稽顙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之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固。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繼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孳攫。恣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縱所宜慎思。夫入主昏明。係於所任。各歸變契之道。善而慶。惡而懲。豈非

左。皇甫秉樞之變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
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棄罪於兵。而委罪於
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
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
宸旨。今若以罪真辟。則似為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
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
焉。夫人之難知。若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
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
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
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明不指明其
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眾同擢。示人不
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

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
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
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
長之身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
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
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取
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直輔或幾乎息矣。臣
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子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聞與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暇。若又
阻抑諱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山安。流布
寡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植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

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是保舊
見。隨眾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默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獲之
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遠懼情。下頡詭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
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辰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
亦以此自負。後陛下靡播暹之馳晚。親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盡情激于衷。雖欲
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諫察。輒申悃
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
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
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
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時裴延齡。經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喜。無敢言。右諫議大夫陽城

聞曰。吾諫官不可。今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廷。英閣
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諷。申直贄等。累目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
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
論道。然帝意不已。欲逐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
之。突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憲宗時。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
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
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時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公
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下。今視事
之初。而小將敢尔。唐突。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

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必畏之。

時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倪劾之。裴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秦橫。恐亂京輦。上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和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和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用。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闢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闢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轉。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

欲命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雖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和簡。相。稹解翰林而息。過如故。

時昭義軍監軍劉承偁。太后養子。恃是陵轢節度使劉悟。悟執承偁囚之。上詔悟送承偁。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冝何如處置。對曰。承偁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麾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悉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不得已。流承偁於遠州。

文宗暴威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為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中書侍郎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谷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達言嘗言

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訕天賢奸邪。尚何能改。達吉位宰相而顧
愛。兇回以累陛下。名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
見不懌。訕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武宗會昌四年。以趙鼎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得幸。李德裕諫曰。鼎真
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餘頃耳。至於
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鼎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
所存。則奔趨之。旬日以來。鼎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時邢汝磁三州既降。郭誼懼。謀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
如何處之。李德裕對曰。劉稹年少懦弱。驂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懲。何以懲惡。宜及諸軍
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斬之。

宣宗時。京兆尹常澳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滌吏恣橫。積年租稅不
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如何。對曰。如
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
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晉高祖天福間。楊昭儉為翰林學士。時驕悍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後
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
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命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
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自有萬機。樞建諍臣。彌縫其
闕。今則諍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
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為害者難

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命節使。慢
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許寬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苟安跋扈之心。莫
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沮逆。殿中侍御史陳次上
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僥倖。竊
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廢
關。易神寢龍圖。冀消王氣。今裡紫展禮。渙汗推恩。必慮潛
結。要權。假息。遊蕩。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
曲事王潘。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奏論。許申妄薦狂人。疏曰。臣聞左道
亂政。大奸不可逃刑。罔邪存誠。明哲故能早辨。言偽既誅於兩
觀。德凶必屏於四方。俾諸諂佞之臣。以絕僥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
郎許申。久處寵祿。莫著功名。皆月刑獄之司。効無狀而寢命。後列
尹京之幕。起公議以歸班。既已黜而復升。見多岐而扶詐。近者風聞
罷官潛運。入覲闕庭。擬列計司。累膺殊用。不思展效。唯急趨時。乃妄

為於狂人。妄言精氣。俾先容於內寺。上瀆威顏。而况氣行無間。隙不
在大。臺芒之失。為害必深。呼吸之中。其慮安測。古人謂服藥有害。微
臣謂行氣亦然。豈可肆行幻惑。邪必以合煉丹藥。終不免誅。杜景之
求訪異人。盡為怪誕。苟久習於左右。必貽患於君親。張實有言。罪當
無赦。又聞錫以白金五百兩。無名受寵。之駭聽聞。本為人臣。不知忠
孝。接引詭道。往冒天聽。盜竊厚息。益長奸弊。將巧圖於進用。必有玷
於觀瞻。大紊國綱。宜除君側。伏望追還所賜。免標濫賞之名。庶去匪
人。以杜傾邪之漸。

景祐中。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孫沔為陝西轉運使。上書言。
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
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
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連國相

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棄。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遂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穢貨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武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著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未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險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所祈。皆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即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士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黜然而去。無一言譽於上。

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

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沔嚮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奸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沔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沔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亮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重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尤不至之人。沔

居閤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說巧。然泚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悔改。竊慮依舊。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言安心作事。無說毀之避。

脩又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泚已有聖旨。命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泚自工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泚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家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人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不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

轉為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咎。不肯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泚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泚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案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案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動罪。重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

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錢
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二是年老昏
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
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
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彼殘酷。致兵士作亂。不能早行覺
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
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桀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
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
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聖鑒。以
警後來。

備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
案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

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
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案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
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
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
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頗易諸路轉運。方
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亦人無
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更無稟畏。必効因循。虛
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况洎等首自違
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眾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
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以使過之
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
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

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部內官吏。顯是長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曹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未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屬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

慶曆四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觀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事。陳臣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揆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堯臣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損害舟船。特令脩

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聰。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扶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毀先朝聖政。謹案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毀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摩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剝。自先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

關。六閩南郊漸近。請事之稍有備。當此窘迫之用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一橋小事。而王彌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實。是王彌不即朝廷事體。當此之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九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彌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首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彌既知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誘贖先朝。希合舉主。且彌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彌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彌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彌誘贖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

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弊。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彌伏乞重行貶黜。

備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彌特被差委。韓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實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命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彌妄行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怨。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在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彌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庶之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彌不黜。竊慮今後被

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脩又上奏曰。臣近日伏觀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奉朝廷差充轉運
案察使。未。前修累隼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命常用心。跡量轄下
官吏。臣細詳朝自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義因北虜
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欲先
慎擇官吏。務欲脩整頽綱。昨準宣頭劄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
其餘州軍長吏。命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跡量大小文
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關候。朝
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
驚。軍情未帖。相州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任驕
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
知澶州。引惹脩城兵士。數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
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昱之奏論
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遣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
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
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劾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
閑處可畜養之。况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
我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
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
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五

去邪

宋仁宗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趙抃論道士傅縡符錄惑眾誣曰。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居。昨秋中曾糾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錄神兵為名。夜聚曉散。無知近日。此法浸成。傅縡作法。布騰街坊。又欲申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眾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添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投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事。事。

二年二月。抃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劄子曰。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觀朝廷有大除拜。例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因而默然。實朝廷於闕矣。則辜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死職之罪。

今是以不避斧鑕而三洗瀆宸聽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重權。勝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向莫非奸邪。自虜庭使回。罪狀居首。吳奎輩例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寮極力庇之。拱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怏怏。至今未平。奈何。竊恐紅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言非宜。朝廷止為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不避羞恥而當之。陰竊營求。冒急辭謝。章疏論列不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謂陛下至公。必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寮極力私之。拱辰無善。授賞不明而陞。萬口一語。皆云不當。緣宣徽使職名太重。非曾任兩府有勲績者。不宜輕付。何況拱辰轉尚書左丞。充三司使。才及半年。無勞効。有罪惡。輒敢當此謬恩乎。破祖宗之例。不可一也。擯朝廷之勢。不可二也。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拱辰獲一宣徽使。犯三不可。陛下何惜不追拱辰之職。而使國

家之重權。人主之大柄。不為執政臣寮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林又論李洙疏曰。臣等三次具狀。彈奏李洙再充翰林學士。不當。未蒙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洙不忠不孝。為行乖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為蓋庇。不即別白於陛下之前。使洙之是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開封府時。醜穢事迹。播於閭聽。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為名。避外官。却居內職。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論列分明。若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息怒。未加寬宥。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更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洙自茲進用。竊恐奸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贖害政。不為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寢罷洙所授是命。林又奏曰。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弄海雲自縊。別

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隸違拒詔獄等未蒙
譴施行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條追攝合要照證人使乃只尋
隱忍而罷不顧公議但酬私恩遂使眾口沸騰彼司舉職且法者
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懲誘大足以推奸邪用是以
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御不宜不慎情之也今執中身
為輔弼手持權衡很懷任情殺虐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即差逆臣終
則黨占厥後遂爾中輟奈何執中以一身之格恃陛下之寵負陛下
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
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勅之設若引以為例則臨時如何處置
法不得存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軔別出聖斷正執中之罪
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
之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僻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

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故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聽臣孤
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禍之易招唯思乃心報
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臣素任懇迫屏營之至
林又奏乞罷免陳執中狀曰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廢制獄
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僻
嫌隙排斥良善很懷任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
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妄金
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之察官失職之罪故臣
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
寡識少文則取誦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多非宜蓋
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受惑宸聽敗壞國體又祖宗朝除廢法學
士素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思

暗自用。遂陳除至七負。此執中空疎。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
置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至如劉澧
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地。而澧被命遠行。待制之職
仍舊。及向傅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傅式
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鞫真卿。摘發禮院。禮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
則贖金免決。吳充鞫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膠戾。宜罷免者二也。臣
嘗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清官。豈容險巧。而
執中樹息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暉。非次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
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來。暉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
又執中嘗守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奸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居試館
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未嘗輔事
業。聖君倚。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

才能。所與語者。皆達劉朴。劉希叟之徒。所與坐者。皆元李寧。程惟象
之輩。奈何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矣為。衆所共駭。此
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讎嫌隙者。假司之法。天下
公共。執中輕重出已。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誣誤決人徒刑。
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開封府
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州石民英。勸入使。臣犯贓。
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郡
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絕輕。而斷罪
反重。縉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臣
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謹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
口結舌。呂景初。馬遵。吳中。虞。禪。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
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鞫真卿。刀約不當。以

無罪外黜充等。尋押齎出門。又落馮京備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志拒諫之名者。由執中也。士夫唱謔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臣嘗謂執中狠愎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甲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或獲甚。賤之性命不輕。如女奴迎兒財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後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扁鎖。遂致斃結。又海棠一名。因阿張打決通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身死。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此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事最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因而典獄。尋自罷之。厚顏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之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家聲狼藉者。夫正家刑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取。執中惟簿醜穢。門相混濁。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藏銀巨萬。視頹積葦。如行路

人。雖甚貧窘。不一毫賑卹。縉紳語及。其所報慙道。嗚呼。相與嗟噴。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它。是欲息所未息。雖所未歸。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天文譴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則用墮之官師。衆多。虜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懼。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寧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議。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循默顧避。諛佞迎合者。遠致富貴。危言犯顏。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狂。為國計則忠。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冒旒冕。甘俟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

營之至。

林又引詔書再論陳執中狀曰。臣伏觀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奸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欲辨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息音丁寧。遽然下詔。今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臧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義其奸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仕之。知奸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宋基業僅百年。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夫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嚴置大事。遠越典

故。先意希旨。動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羞心。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入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聽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勅戒之矣。其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附附執中之人。抹解榮惑之偏。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必以示詔書之出不後。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嘉祐五年十二月。行為右司諫。同唐介王陶之。復罷陳旭。除命劄子。

曰。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彥方者。依託越國夫人宅。詐為官誥。賣與富民。廣受賂賄。是時京師恟恟。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劾劾不盡。朝廷差朝官杜樞錄問。方行舉駁。未及施行。漏洩于外。遂改差旭同入內都知。代樞錄問。旭得此獄。以為奇貨。戚裂。信節。便為了當。且旭身為諫官。奸邪佞媚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巨手。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除知瀛州。與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交相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富國。賈昌朝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敵。彥博以旭舊相朋比。遂引知諫院。使為鷹犬。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合辭避。貪竊僥倖。嘿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而附會權臣。苟取名位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潔廉之士矣。昨知開封府。唯務姑息小人。以干虛譽。

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姓訴為內臣史昭錫欠錢僅十環。旭以昭錫是入內都知史志聰管內東門史昭錫親屬。並不理索。施行又皇城司親從官蓋入入延福宮。捕獲送府。臣陶時有奏狀。言官禁之內。理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為奸究。易求持仗。夜入宮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究本情。重加刑戮。管內皇城司臣寮。重行降黜。旭專為身謀。畏避權幸。却將蓋入作竊盜水物。計賊定罪。只收堅同保地。分人員。引疎決釋放。取旨。皇城司官員。全不收堅。臣陶當時累有論列。其蓋入蒙樞密院進呈。決配海島。皇城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誠勵。旭意在庇蓋皇城官員。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奸盜為意。且旭感司筆。壞法市私。輕縱奸究。媚結權幸如此。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乎。一旦忽用旭為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為正直耶。為潔廉耶。為公忠淳實耶。且家庠之過。不過昏昏無狀。見。周未。

有如旭前所為奸佞之罪。今罷斥而用旭也。謂之廢罪。則庶乎其可。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人之失矣。曩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句新。桑院王世寧通家往復。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致此起程。伏皇聖慈察樞機之府。非容奸佞之地。遽賜指揮。寢罷旭之際。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唯陛下裁擇。

朴再論陳旭乞黜守遠藩劄子曰。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沸。以為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旭奸佞不公事狀甚衆。乞行罷寢。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由廷干進。自頃為諫官。代杜樞錄問張彥方公事。諂諛貴幸。威裂情節。便為不當。已為天下正人之所鄙薄。厥後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祿位。曾不蓋愧。昨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護皇城司內臣。將夜騎禁垣。親使官蓋

又引赦釋放。取旨。其皇城司官員。案後並不收緊。及以內臣史昭錫是入內都知。史志聰親屬。句當內東門史昭錫之弟。欠負進士趙烈屋業錢七八百貫。旭結媚諸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冀州進納富氏李士安者。京師號為豪右之首。典下中書史人偷公用銀。等事。其銀器上有中書字號。士安託旭同居表弟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勾追勘斷。其甄昂納士安錢二百貫文。其後更為士安理索。私債不可。旭於輦轂之下。作如此等事。欺君罔民。貪濁不公。專務諂悅。陛下左右。越以干進。真不被罪廢。已為天幸。又况超越流輩。驟入樞府。子自制命之出。縉紳相顧失色於朝。士林族誅。譁嗟于外。下至胥吏。莫不笑。惟以旭之命。頗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為俚語。謂旭有二史之力。此言儻著。不唯有汚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皇慈。下察公議。早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職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拜俸房室。

抃三乞黜陳旭以革文結排倖之風。劄子曰。臣等近累有連署劄子
并奏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蒙施行。伏
緣臣等所論列旭奸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為諫官。錄問張彥方公
事有所庇蓋。而不跡駁。罪一也。知諫院冒受成德軍轉官。恩命而不
辭。為宰相文彥博鷹犬。罪二也。知開封府寬釋夜踰禁垣。親從官。而
故出皇城司官員不收擊。罪三也。屈抑進士。趙烈索。史昭錫。屋棄錢
七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誦媚都知史志聰。管內東門中。昭錫。罪四
也。故縱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同居親情。既昂取錢二百貫。
罪五也。交結句當御藥院王世宣。託為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自
制命之出。縉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為俚語。云旭得樞密副使者。二史
之力。罪七也。旭之曲媚貴倖。交通官宦。私邪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
此。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幸旭。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

伏望聖慈。革奸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利進柄臣之弊。察政府重
任。非佞人由徑進取之官。黜旭遠方。稍正邦典。

抃四乞早賜宸斷。屏黜陳旭劄子曰。臣近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
當。曾具狀并三次同唐介王陶連署劄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追
寢。已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繫時政得失。而繫朝廷步危。由
柄臣邪正之莪。故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佞臣進者亂之基。古人極言。
不可不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覽。凡
進一人。公議允否。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不平
矣。人言為不可秀。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豈常好辨哉。是也。逼
天下公議為朝廷并邪倖之黨。杜奸慝之門。職當然而不得然也。如
旭之為諫官。希百錄問張彥方心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麗大臣。知
開封府。寬釋踰禁垣親從官之罪。以庇蓋皇城司內官。抑塞趙烈訴

史昭錫穴屋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恥史昭錫之援。故京師但諺謂
旭有二史之力。故縱有罪。豪民李士安。廢屈邦法。而同居親情。豈
約士安賄賂不少。因緣海藥院王世寧。聯親通口。未待旭作如此奇
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先而入言息。其可得乎。易無妄曰。其匪
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言居不可妄之世。獨用不正
之道。以求進。徃天不之祐。在時未見其為利也。傳曰。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言其勿使滋蔓。為稼穡之害也。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小人近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為國
者。近佞之臣。則非其福也。臣愚伏聖陛下。察視旭之所為。鑒詩易
聖賢之訓。故朝廷用人之失。早賜宸斷。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而屏黜
之。庶使後來。懷私挾詐。無所不至之人。得以為戒。臣無任為國納忠
之至。

嘉祐六年正月。朴五輪陳旭自乞速貶。劄子曰。臣竊以帝王之德。莫
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壘
蔽開。而善惡分。恭惟陛下。臨御已來。思以二者為意。間或用人有失。
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議論。隨即罷去。故袖却於將非。福未於無形。中
外以之欣歡。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
咸知。伏自擢陳旭為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
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奸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宦官。在天府
則唯務貪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庶條事狀。連奏封章。迄今兩月。而
陛下尚容回邪。未行竄逐。有玷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慮
百端。巧取富貴。而玷陛下臨御已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
譏議。則旭之罪戾。又可逭誅。而况機密要地。兵柄所歸。雖當平時。烏
可輕授。一旦首有緩急。如旭豈堪與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為國遠慮。

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
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白。早黜旭於散
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德。庶復煥於今日。而垂光於史
冊矣。况臣與旭素無讎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
之失。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任。以臣之諫
諍為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唯
陛下裁斷。

并論陳旭乞待罪劄子曰。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眾。賢邪盡在。真
偽雜然。不用忠言。何以早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從諫任
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命百官轉對。故下情上通。公議得進。
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
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真宗祥符中。詔

置諫官六員。其畧曰。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並
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至。德體祖宗。諮謀衆正之大猷。臨
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世。未有逮今日之盛。故
左右疑丞。中外巨庶。其賢否邪正。必仗清濁。無能逃聖鑒者。聽正論
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歲罷宋庠樞密使。二府兩
制同時除拜。十三四員。其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獨樞密副使陳
旭而已。臣與諫官唐介。王陶。洎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狀。章
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蒙降黜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
開陳。謹按旭早為諫官。日同與入內都知錄問張彥方。偽印官告事。
戚衆情節。附會權貴。知瀛州日。數與鈐轄內臣閻士良。妓妻飲宴。遞
相結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資。未到任間。即召知諫
院。用附宰相。指蹤擊撻。其移成德軍。增秩賜金。一切恩典。更不辭避。

貧竊親望為世取笑。及知開封府。輕縱踰禁垣。親使官蓋。又重罪。蓋
庇皇城司官員不行收擊。以陰結本司宦官。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奸
盜為意。有進士趙烈訴史昭錫欠屋業錢僅七百貫。以昭錫是內東
門史。昭錫兄弟前後經半年。只理還三十餘貫。其間又判收不行。案
牘具存。又句當御藥院。王世寧與旭并呂誨同是親戚。呂誨與世寧
未嘗素狎。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俱是旭親親。旭拜命
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隱情欺公。可驗深狡。懷護迷國見利
徇私。巧進百端。無所不至。臣伏思陛下尊居巖廊之上。其臣寮進用
有失。雖外議喧沸。人心不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避。論列以
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為蹤跡如此。乖惡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
言不足聽也。大抵近輔樞衡。日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奸邪
則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眾望。若以旭為

正人。可任機要。謂臣之言不足聽。即乞竄臣遠方。以誠後之言者。臣
更不敢趨朝。及園子監半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唯聖心財察。
朴又乞速行退罷。陳旭劄子曰。臣等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故能叶熙帝載。功正天綱。况臣等職名諫官。實有
言責。抱愛君之志。則惟恐朝廷施政繆。盤未濟三代之隆。負憂國之
心。則惟恐朝廷任人乖失。未繇衆正之路。固不敢隱忠避死。自固身
謀。偷合苟容。上孤聖寄。所以退宰待罪。而復起就職。言已忤意。而尚
欲極論。惟陛下察其至愚。憐其盡節。究極事理。垂恩聽之。則臣等生
死幸甚。臣等昨見差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譏議。朝廷用人之
失。臣等尋具旭奸邪迹狀論奏。乞行罷免。百有餘日。章十數上。而天
慈過仁。未賜省納。臣等竊以本朝樞密院與中書謂之兩府。均公宰
之任。未嘗有與中人宦官連姻之人。處其任者。豈非本兵之府。職事

機密。外司違要。內抵武臣。不可使帷幄之內。交通知聞。陰窺人主起居。密伺禁中動靜者耶。今王世寧充御藥。居中處要。密近左右。陳旭素務奸邪。貪利忘義。與王世寧是妻家姻戚。居常往還。而陛下開此一端。進用宦官姻戚之人。參領樞柄。使得內外響應。相為表裏。臣等恐不唯今日稔養奸惡。可慮非輕。之恐異時遂為本朝弊政。著在方冊。非所以垂永久示萬世之法也。今陳旭詭譎萬計。營構黨類。陰進邪說。力拒公論。必謂若罷陳旭。則是與前日中外所傳。因宦官進用之說相合。如此。則上玷聖政。不無堅留陳旭。庶息人疑。夫邪人之言。熒惑天聰。但務封殖奸邪。行其私計。不顧蕪穢朝綱。虧損上德。自古至今。使人主不能分別君子小人邪正之論者。率由於此也。臣等伏聞聖人。不以智治國。唯至誠可以化萬物。正者不以言動民。唯實行可以感群心。陛下欲得人疑而不徇公議。則人疑愈深矣。陛下恐

玷聖政。而堅留險人。則聖政愈傷矣。且今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佞邪交結中貴之迹邪。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是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邪。天下之人。誰不知自太祖開國。太宗貞宗三聖以來。迨陛下臨御。百有餘年。未嘗有御藥中貴人親戚入兩府之人耶。今陛下外不去陳旭。內不罷世寧。以風憲之司。繩糾之任。為不足用。以諫諍之臣。獻替之言。為不足聽。以庶代重選。本朝舊規。為不足法。天下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臣等伏恐四海之內。莫不疾首上疑公朝。切議聖惠者矣。伏惟陛下濬哲聰明。聖合先舜。輝光萬世。性與天道。在宥天下。垂四十年。鑒燭萬事。幽隱必達。難名之美。甚感之惠。際天接地。巍巍無窮。而猶兢慎庶政。聽言納諫。如恐不及。此非下臣無知。所敢擬議者也。然臣等更願陛下。馭下之際。慎惜朝綱。用人之方。深存國體。不輕庶代。至重之名器。不違三聖至公之成規。不開奸人內外交通之

樂政。取類四海。貽譏後世。速行退罷。旭之柄。用以解天下之惑。則朝廷清明。而聖政日新。天下不勝大幸。臣等冥蠢。唯知事君之義。言盡愚忠。其所以觸忌諱。犯威怒。以取罪戾。而不敢避者。乞臣等之職焉。唯陛下察公私。辨邪正。惜朝廷體。絕萬世弊。則臣等生死幸甚。

林上奏曰。臣等風聞散直刺負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尋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藉藉。以為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興妖造奸。必偽稱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跡。內納亂心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晉思靜能。監息既深。顯戮於彼。至其甚者。推移羣小。勢傾朝廷。檢成禍殃。如及宮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為英主。亦以服餌胎毒。取笑四方。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奸故也。或謂煉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此。或謂合

煉丹藥。則前世為巫。不謂所誤。可以為監。左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世四事之初。理如無害。洎為藥之末。禍及從生。其董吉伏望聖慈。早賜斥逐。免致受惑。聖聽。鄧保信乞誠勵施行。

慶曆八年。右正言錢彥遠請焚瘞物。故妖僧跡曰。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故。而道路皆傳。內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供養。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僧捨財物。今既自化。別無異迹。恐令漆其殘骨。留貯寺中。切恐不逞之徒。妄傳神變。別起妖幻。伏望昨奉恩州版奉。始皆假託此術。以脅多衆。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看視。方能擒滅。不爾為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輦轅。尤動人心。萬一之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姪孫名曰深意。及死。生而不壞。寒民孫方諫者奉之。遠近神其事。衆衆願成。遂因為定州節度使。仍自立

弟行友為兵為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服山。擊其屍。屍焚於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使。蓋此情偽建。成等萌之焉。况釋氏不教。亦不許其示相於外。徽福於無。况此朽穢之骨。復何所為。伏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翳特降。指擇命開封府監勅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依不表焚化。如有燼餘之骨。即於城外盡焚。即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養。所貴不至有礙民聽。

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論王達劄子曰。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勅差知萊州。達暴虎馮陵上虐下。所至為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為良吏。必恣行不法。戕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勅令致仕。或只與監官差遣。永不得命親民。

光又論張田狀曰。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為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為之。誠未見其可。况田嚮者止自通判資序。推授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大優。今到任未及三年。遂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為。以為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復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

光又論張田狀曰。右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為始。國家尤宜眷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成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為賢才。夫

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暗。為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畜夫為上林令。張釋之以為畜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恠其無張昌齡。二公雖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恠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為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八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若為之。其飾偽行險。驟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為湖南之吏民。亦為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知諫院蔡襄論李湫梁適奸邪狀曰。臣伏見李湫梁開封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諫官已有論列。李湫行迹奸邪醜惡。不宜在天子左右。皆陛下素所知者。而天下之人未知朝廷如何處之。臣聞至聖之主。至治之世。邪人不能為患。猶必去之。舜有功二十。登八元八凱。去

四凶也。以舜之明。雖有四凶在朝。豈能害舜之治。然必去之者。不可使邪人在側。使天下之人皆曰。為行如此。猶在天子之側。誰肯脩身潔行。以為忠良。以此知邪人雖不為害。猶當去之。况能必為害乎。自古帝王非不知邪人不去。終為大患。然有因循不去者。必有以也。一曰不明。雖知心惡邪人而不能辨邪人之謂也。二曰不忍。邪人善為巧佞。君雖知之而不忍去之之謂也。今李湫奸邪用附。有尸鬼之名。聞於天下。伏况陛下智照明了。纖毫盡見。湫之為行。無不諸悉。非不辨邪人也。臣每進對之時。陛下嘗謂臣曰。奸邪去則朝廷之福。以此定之。又非陛下器聞巧佞之言而不忍去之也。所以不去者。必以無實罪故也。臣請論之。有實功。有實罪。而賞罰不疑者。有司奉行也。無實功而賞。無實惡而誅。唯聖人自能別之。有實功而賞者。戰獲多少。財利豐寡是也。有實罪而罰者。殺人受賊之類是也。無實功而賞者。

卽行是也。無實罪而罰者。奸邪是也。是故聖人之議賞罰也。賞卽行在實功之先。罰奸邪在實罪之上。故舜登八元八凱。去四凶。而曰大功。非聖人不能為也。臣等詆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後急。為臣寒心。笑臣愚魯。臣自知甚明。苟利國家。豈顧後患哉。臣不愛身。惟憂朝廷。不卽施行耳。奸邪不孝。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濟梁適皆有實罪。而臣輩所請者。只乞與外郡。有何難行。若大臣者。有專權之嫌。有後患之畏。不敢明言。去之。陛下何所憚而不為。願陛下為社稷為生靈。留意幸甚。

襄又乞罷晏殊宰相狀曰。臣等切以宰相之職。代天子斷國論。鎮撫夷夏。表則官師。非有經綸之才。廉正之德。而居之者。是謂次其所任。然當中外多事之時。苟能盡心竭力。以濟公家之急。縱有不逮。人或恕之。而敢不恤物議。務營私產。與細民爭利。推其為心。豈可相天子

而率百寮也。臣切見宰相晏殊。自登樞府。及為宰相。首尾數年。不聞奇謀異畧。以了國事。唯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秦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憤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相仍。盜賊繼作。內有百萬騎。冗之卒。而不能更其法。下有億兆愁苦之人。而不能寬其力。盜賊屢動。延及嶺南。虜使交來。事緒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叛於邊城。觀此事勢。大臣之責。其過均矣。然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窺圖小利。此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為之謬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買中書譯語官地。為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謀與宣徽使張禹錫互請官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恥。宋謀以本官罷免。二人當朝廷無事。於官私有所營取。尚行欺隱。全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為輔相。既不能了得大計。又占射官地。後若軍

人。日逐數十錢之資。情狀如此。豈可向容於廟堂也。伏惟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大。天下生靈之重。久付已為失位。加之營私忘公。無所媿畏。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異殊。別求賢才。以救時弊。

襄又乞責降馮承用狀曰。右臣伏見句當御藥馮承用。為御史臺彈劾受作坊副使。句當北園者。臣切以承用小人。憑威恃勢。久拓物論。致有梓彈。固宜寬宥。以示勸戒。今乃優與使名。兼管園囿。是以罪責而遷官任使。與無罪同。何以示朝廷賞罰至公之道。兼恐依舊出入官禁。事體不便。伏乞聖旨。特與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庶協公議。

襄再論馮承用王守琪狀曰。臣今月初一日狀為入內供奉官句當御藥院馮承用。轉西京作坊副使。句當北園。臣謂承用倚威恃勢。久拓物論。乞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至今承用尚在京師。且承用既以事責却自入內供奉官。轉一資。何以明勸戒之道。臣切聞馮承用曾

受供備庫使。知磁州王守琪青馬一匹。却安排侍御郭氏嫁與守琪為妻。且郭氏在內中執侍之人。雖得出適。承用出入宮禁。豈可受守琪送馬。後以郭氏嫁與為妻。守琪陛下之廷臣。豈可交結承用。敢娶郭氏。瀆紊彛章。中外傳聞。虧損國體。其王守琪馮承用各無恭畏之禮。罪當誅戮。乞送馮承用王守琪下御史臺根勘。因依以正刑典。臣備位諫官。度事之有所損益者。乃敢論列。期於必行。今承用未寘刑責。臣不得默然而已也。

襄又乞罷陳執中參政狀曰。臣伏聞制命以陳執中參知政事。雖衆議喧然。咸謂不當。臣慮傳聞未審。未敢指名奏論。尋於今月二十六日夜入劄子。乞稍緩其命。容臣等上殿奏論。次日不蒙指揮。是陛下以所命得人。不容論列。臣切聞聖意以執中建皇儲之議。以為有功。故復大任也。臣見前代以來。人臣建皇儲之義者。誠為難事。或因後

官爭寵。次序未分。或因皇子最多。材德相逮。人臣逢此時。建大策。力
排群議者。誠為有功也。真宗皇帝獨有陛下。一子。天下之心。固自系
望。皇儲之立。非陛下而誰。但以幼年未行冊命。又豈待人臣建言而後定也。
執中於當年上言。正是窺先帝之意。自置富貴。又豈為功也。伏况陛
下寵遇執中。擢居樞府。西事之始。處置乖方。如要排牆殺元昊使人。
又明降宣命。令邊臣入界打虜。致得元昊來攻延州。覆軍殺將。為國
大恥。皆執中之過也。兼執中賦性強狠。不容同列商議。遂致如此敗
事。陛下明其有過。尋已斥去。及任陝西。又以無功而罷。自青州專務
嚴劾科歛。一向殘暴。此固眾人共傳也。才性如此。豈可置之廟堂。况
今天下多事。生民困苦。天地災異。中外憂惶。正要任用才能之時。陛
下但以執中曾有建諾之言。不念強狠害事。任之政府。此乃幸私之
意。安可副天下之望。臣伏乞陛下追罷執中前命。別用才能。如以臣
言為非。乞行竄逐。

兼論呂公綽狀曰。臣近為呂公綽同判太常寺。去失樂鍾。至多並不
問罪。却除糾察在京刑獄。臣乞劾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
察劾書。乞追寢。未蒙朝廷施行。臣待罪諫官。所言悉皆公論。如呂
公綽其父夷簡。執政之日。公綽倚勢賣權。欲施一息。則預作因緣。欲
行一事。則先露風旨。若以外人所議。直是貨賂交通。為宰相之子。而
暗擅威福之名。為貪婪之迹。為陛下之臣。豈復有恭畏之心乎。操履
若斯。豈臣過論。况夷簡作相日久。舊恩遍滿朝中。或欲屈法以茂公
綽之愆。或欲遷官以酬夷簡之惠。伏惟陛下持大公之柄。宰天下之
平。示公綽均於百官。何必怒其僥倖。若朝廷以公綽失鍾之罪為輕。
其糾察在京刑獄之任。即乞追寢。別與閑慢差遣。若公綽不合陳劄
乞加妄言之罪。使天下知是非有歸。不可空已也。

襄又論魏兼狀曰。臣夙聞前淮南轉運使魏兼先自兩浙安撫回春。有百餘命任滿日與直史館者。臣切見前來適遣安撫使諸路是察。惟魏兼取為狼籍。是時抗逆蘇秀諸州旱澇連年。疫厲相屬。官者疾瘵貧者流亡。哭聲遍野。餓死橫路。魏兼身銜恩命。柱布德音。不能悉心竭慮。以副陛下焦勞之念。輒敢恣情宴樂。以斂百姓之怨。至蘇州留止三日。窮徹晝夜歌樂。娛遊本州。盡驅飢民。歲於祠廟。三日拘束。飲食無得。殍死甚多。隔年論旱詞狀。一程至吳江。方得收覽。諸州望風。悉遣妓樂。隔州迎候。睦州送至桐廬。至有樂人溺死。杭州刻安撫夜飯板傳誦。臣畧得兩句云。繞梁歌妓唱。動地飢民哭。杭州刻安撫夜飯圖。責於都市。醜聲惡語。傳於道路。緣魏兼與宰臣章得象晏殊並是親戚。當時無人跡兼罪狀。請加誅賞。以謝吳人。不惟苟免過尤。仍有館職之命。伏以賞罰之柄。國之大經。今無功而行賞。已可痛心。况有罪惡而加賞乎。上下蔽蒙。紀綱隳壞。靡不由此。其魏兼上無畏法之心。下無恤民之意。縱有任使焉。肯盡忠。所有館職之命。伏乞宸憲或降與小郡。以厲後人。

襄又論中書吏人劉式狀曰。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各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別者。切以劉式本自賤微。因緣入仕。頻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畧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奸狡之狀。明道初。備青內庭。固無勞效。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德之間。蘇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勅黃。偽作祠部。流散諸贖貨賣甚多。周卞事襄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接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令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延罔聖聽。回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

為娶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荆祀偽作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
千餘貫。寧時覺。荆祀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關人吏馬
宗壽寫造偽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
惠有不覺察罪。降知先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官。本房手
分。並昏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用卞荆祀偽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
當政大臣。曲為芘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隔磨勘。依例轉官。伏見
轉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
十負。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
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官。以表明
廷清明。不容隄人干託之罪。

吏部尚書夏竦上奏曰。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誠以君子。脩
身踐言。策名委質。盡紳佩玉。祿廩所豐。雖夙夜憂勤。盡瘁事國。犯顏

色觸忌諱。致君濟俗。猶恨無補。况季世澆薄。忠信凌遲。以巧詐為良
面。以縉紳為羨利。司馬游四至。九卿漢君子。恥其巧宦。蓋官業固殊
商賈。公朝豈尚諂諛。直道事君。三仕三黜。與夫蘊書巧心。陰射上相。
致位卿相者。豈同日道哉。國家選用忠純。精求勳獻。中外輯睦。遠邇
肅雍。奈人心如面。不能咸一。或用取冗效。而非大體。謀私室而忘公
家。至有起自賤微。驟登官路。強為明敏。剖析秋毫。事至細微。動煩旒
扆。謀身干討。媚衆多塗。觀古良臣。頗殊於是。雖陛下法象天道。恢大
皇綱。拯邠齊民。招延諫諍。而上下之吏。巧官尚多。或濫施刑罰。張皇
威望。脩飾爵傳。沽買名譽。或妄獻謀畫。炫耀心計。陰行寵賂。規求薦
舉。上有國恩。下逮民謗。誠當廣示詢問。深究獎訛。抑退纖偽。優用寔
諤。稽復西漢之制。歲馳八使之輪。特選英賢。專任剴毅。按行方國。分
諭治狀。明賞信罰。以禦其下。去邪決雍。以蘇其民。使清濁必分。遠近

繩直。則公家之惠膏潤四海。陛下聰明無遠弗屆。

宋庠上奏曰。頃因叛羌擾境。加以歲初日食風災之變。陛下躬念

答。勤勞日昃。思所以銷伏衆異。詢逮下情。存救收司。廣開言路。故自

春夏以後。或謂吏。或投匭。或遣近臣臨問。或於便坐引對。公私草澤

上封言事者。以千百數。大抵論兵料敵。不越攻守之策。虛談謬語。衆

所共知。道采淫聞。互相求巧。然質其實效。可施于用者。卒無得焉。其

間尤可恠者。王建中以通籍之臣。乃言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李元

振不逞狂擊。而獻封削牘。字皆方寸。肆意悖慢。侮蔑朝儀。丁腹卜祝

之家。濫名貢士。雜引星變。云京師且有大火。王翊胥徒賤品。因緣薦

導。累求上殿。縉紳蹙笑。李可久原州酒戶。囑託奸邪。無功授官。正人

切齒。若斯之類。皆當伏誅都市。投棄遐荒。布告天下。以清風俗。其餘

或恣為毀黷。或輕議灾祥。述間閭猥濫之辭。陳錐刃瓊末之利。妄為

器械。意度山川。薦達親聯。援引用黨。冒恩徼祿。情無不至。遂使天下

幸灾好亂之輩。負愆失職之人。群吠京師。雀躍朝署。盱衡鼓舌。曾無

嫌忌。陛下業已搜訪。務存包納。隨材第賞。皆過所期。矜愚舍垢。未嘗

加罪。恭惟天地江海之量。非名言所能及已。然人道有上下。國祚有

重輕。下而犯上。則虛陞寢隨。重而可輕。則器鼠無忌。今使小臣未吏。

豎儒。黜首皆得揀臂奮筆。議朝廷大事。凌轢卿相。以為僥倖進取之

資。臣恐乘風隨流。蕩而不反。權削威弛。非國家之福。臣竊聞真宗咸

平初。亦有求直言之詔。尋以上書者類多誣謗。特詔登聞鼓院。更不

收接。臣欲望聖慈。下有目檢會先朝故事。明行止絕。其今日以書上

書。已在有司者。委看詳官。精加研考。悉聽朝旨。今後應因休。臣應昨

訴寃告寃。及通封言事。並如常式。外其餘一切罷之。若復有陳軍機

言涉斥蹟。或外封上別題事目。并同請託封進。入內者。並乞收送開

封府知勅依法施行。應遵舊章以協公議。

宋祁劾李孝友劄子曰。劔州司理參軍李孝友。陳首冒用鄉貫。因此及藹。法寺斷從自首原免。許行改正。臣伏詳李孝友。身為儒士。素習詩書。宜於大義。略有知識。今乃冒賁三代。明認度州錄事參軍李徽為父。改易名字。苟求屬論。按春秋時。婦人尚知曰。父一而已。而孝友見利忘義。首亂大倫。棄已死之親。事假立之父。親疎交亂。昭穆外務。且不恭其親。而恭它人。謂之悖禮。况自犯名教。畧無畏慙。此而可容。誰不可赦。伏望朝廷。據其狂悖。投竄遠方。使終身不得更玷仕籍。敦誠儉薄。各識義方。

監察御史包拯論張光佐跡曰。臣伏見張光佐除宣徽南院使。准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群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光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皆嗚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

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并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嘗憂危。固知可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寮。於先朝則李至丁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著。之不輕授。今光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况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陛下私於後官。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為重。以天下為意。免使奸佞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光佐宣徽使之命。任以

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

按又論李泚曰臣等伏觀後李泚充翰林學士垂瑞州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泚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瑞明兩職嘗坐吟咏朝夕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魏老遂乞侍養相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愛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廢棄今未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日乃廢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泚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之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盡矣非於李泚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韓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為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

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為之請蓋禮則然矣李泚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蒙清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為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豈緣羣議稍示薄責泚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過猜鷄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然孝治格於群黎謂之鷄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泚之所為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為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為息貸今又增一學士慶之禁塗衆議誼誼實甚不平况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讟矣

按又論郭承祐疏曰臣等近冒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臣等

事乞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刑之權。然俸前焉
即度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成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聖奉
祐以親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使善實
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奸惡。潰亂國經。身擁
旄。而姑息士卒。職隣樞近。而潛越典常。命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
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怒。則天下
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顧君親
胡為惕厲。况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是誘藩臣。非曰我首。若不
痛繩以法。斯則漏網吞舟。使苞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悉
臣等仍聞承祐在東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致分析裁
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子細分析
承祐在往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

聞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別賜裁嚴。

臣知諫院請安置鹿皮道者。疏曰。臣聞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害。則
倍阜而財豐。君蠹原不除。沿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
者。紹宗自殘支體。捨懷奸詐。扇誘聲俗。聚集兜黨。創脩寺宇。鑄鑿佛
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格刻。
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早等慈悲
即成正道。有為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伏仁傑上疏論列。
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採羣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
其僧紹宗。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右司諫韓琦論僧紹宗妖妄惑衆。奏曰。臣伏見興國寺有妖未信紹
宗。自今月十四日。於本寺後三門上。燃燈穿膝。出榜行疏。驚惑庶民。庶
意在規求。易動之徒。觀施相屬。臣切見天聖編勅。節孝僧遺俗人。有

捨身燒臂。陳指裁手足。戴餘掛燈。毀壞身體之類。並科劓。乞償遺物。遂俗配邊。遠州軍編管。居停主人及本院三綱知事僧尼。廡鎮所由。容縱者。並行科劓。天下遵守。有犯無赦。豈茲皇居之側。都市所會。恣命妖妄。曾無止絕。此乃本寺庸猾之輩。誘命至京。將致或於朝廷。欲經營於道。責其奸狀。固匪容誅。臣又慮佞佛之徒。由聞上聽。以至官閣之內。或里之間。莫有須露。益其夸大。苟損財而為助。固傷化之實深。臣欲乞特降聖旨。指揮檢會元敕。早賜施行。如我國家受皇天。裁已停興葺。擢節邦用。惜其耗費。少寬犯令。特許行權。則言任彼化。勢伴從人願。固不可因而崇奉。有害政猷。輒論列於。未萌幸於裁於無慮。

翰林明殿學士宋綬上言曰。帝王御天下。在總視威柄。而一紀以來。今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得寧德遠。革弊。以新百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各除拜。而邪幸或任取陞擢。議者為思出太后。今是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用黨。固上。何以行此。用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命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寔長。有慮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之曰。唐用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經紀。正在今日。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